

“我说老头儿，你能不能报个名？让我做个明白鬼，这总行吧！我不打了！”

“瞧，让你打，怎么不打了？”

“我能耐没你高，我打也白打！我就想知道知道你是谁！”

“嘿嘿！好啊！孺子可教也。你还挺明白事儿呢啊！站稳当了，听我报名！”

“我说老头儿，干什么还得站稳当？”

“哎呀，这你就不明白了！我的名气太大了，我这一报名，怕把你吓出个好歹！哎，所以叫你站好了。”

“不至于那么胆小，你请讲吧！”

“你听着，要问我，祖居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永安寨专诸巷，有个绰号，孝母似专诸，交友赛孟尝，人送绰号‘神拳太保’，做过瓦岗军的大元帅，姓秦名琼字叔宝！”

他一说到这儿，这掌柜一听：“什么？你是秦琼秦叔宝？”

“待着待着，没说完呢！秦琼是我哥哥！嘿嘿！”

掌柜的心说：这老头儿怎么这么诙谐？什么时候还开玩笑！

“那您是哪位？”

“我名气也不小，我祖居江西红桃山侯家寨，江湖人称小白猿，我姓侯，叫侯君集！”

当他说完之后，掌柜的睁大了眼睛，嘴张有多大：“哎哟！闹了半天您是我十八伯父啊！伯父啊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！早知道是您，打死小侄我也不敢！伯父请上，受小侄一拜！”

掌柜的跪下，“蹦蹦”磕响头。这么一弄，侯君集也有点发蒙，小白猿一听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他怎么知道我排行在十八？怎么管我叫伯父？这玩意有点蹊跷，哎，我还真得留点神！侯君集把脸往下一沉：“待着！不亲假亲，不近假近，我且问你，你是谁呀你？这称呼从哪来的？你给我讲清楚！”

“伯父，我要说出来，您就明白了。我姓翟，叫翟忠。说我您不清楚，提起我爹，也有一号，想当年，占据瓦岗山，总辖大寨主，江湖人称金钱豹，叫翟让！”

他一报名，可了不得了！侯君集闻听：“哎哟，我的儿！”

把刀也扔了，过来把翟忠给抱住了：“我说孩儿，哎，真没想到咱爷俩儿此时此地相见！你变样了。想当初的时候，你还小呢，没事我就哄着你玩啊！有时候你往我胳膊肘上拉青屎啊！哎哟，现在你长大成人了，上哪儿认去？见着你，我就想起我那好兄弟来了！”

侯君集可不是演戏，说着眼泪掉下来。

要提起金钱豹翟让，赫赫有名！占据瓦岗山，总辖大寨主。后来程咬金、秦



琼走马取金堤，三斧子定瓦岗，结识了翟让，他们冲北磕头，结成生死的弟兄，秦琼做了大元帅，程咬金做了混世魔王，侯君集、翟让、王伯当、谢映登等人被封为五虎上将军。翟让为瓦岗山出过不少力，后来建立大唐了，翟让死于战乱之中，为国捐躯。那翟让死了，他的后人，按理说，应该接收他父亲的产业。没有！这怪李渊，李渊是仕途上发展起来的，对绿林英雄，他歧视，觉得翟让是贼，这个贼呀，就不怎么地，死就死了吧！并没允许老翟家的人继承产业，也没封官，故此翟忠是弃家逃走，流落在江湖。这就是以往的实情，侯君集多方打听，没有消息，没想到今日，在安平镇叔侄相见！

程咬金说：“老伯，下马吧！到地方了。”

“好了！”

老程硬着头皮，从马上跳下来了。左车仑先到里边送信，让老程在外头听信。等他来到里边，赤比宝康王就问：“大师，怎么这么长时间？怎么说了这么半天话？”

“啊，王爷，有一些话说得是多了一些，我得盘问盘问。”

“问出什么没有？他究竟想干什么？”

“王爷，程咬金打算投降。”

“什么？他要保我？”

“对，就为这事，我问了半天。”

“哈哈！难道这是真的？程咬金那是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他真保了我，这是个好事！真是没想到。”

话音刚落，铁板老道说话了：“无量天尊！王爷切莫上当。这程咬金绝对不会投降的，谁投降，他也不能投降。方才贫道说了，这个家伙生性奸狡，瞪眼说瞎话，贫道跟他打过交道，对他太了解了！您想想，大唐朝封他重官，他受的待遇超过所有的人，他跟随唐王多少年了，那是铁杆的！他怎么会投降呢？此中有诈，分明是一计呀！您千万别上当。”

“是吗？他敢！”

“他什么不敢呢？逼到这份了，不敢他也得敢。”

“那你们看呢？”

飞钵僧说话：“阿弥陀佛！王爷，方才道爷所说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总之吧，咱们应当审慎对待，不可听信他的话。”

“行，叫他进来我问问！如果有一着之错，我能饶得了他吗？做好准备！”

做什么准备？密排刀斧手，把残席撤下，文武列立两旁，牛皮大帐里杀气腾腾。赤比宝康王把桌子一拍：“带程咬金！”

左车仑喊了一声：“带程咬金进来！”

老程在外头就听见了，吓得一缩脖子，行了！哎呀，到时候了！再看程咬金，又上来天不怕地不怕那个劲儿了，腆着大肚子，迈着方步，脖子梗梗着，脸仰着，毫不在乎。这就叫经验，遇事不慌，稳稳当当走进牛皮大帐。他一看，嚟！怎么这么多人？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有两三百号，一个个二目圆睁，盯到自己身上。要胆小的，一看都看化了！那就是程咬金，老程往正座上一看，坐着个大胖子，这个人肩头横担花狸尾，脑后斜插雉鸡翎，戴着王冠，穿着黄袍，下边牛皮的靴子，挎的玉石把镶宝石的弯刀。甭问，这就是赤比宝康王，岁数不大，四十岁挂零。再看程咬金，稳稳当当到了御案前，躬身施礼：“外臣程

“这还差不多。我想想啊，哎！有了！孩子，附耳过来。你略做准备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”

“哎？能行？”

“哎，百灵百验，不信你就回家试一试！”

“要真行，我要多谢四伯呀！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回去。”

“孩子，我听你的信儿啊！你盯着点黄榜，只要黄榜贴出来，定准是哪天，你要准时必到！”

“明白，我走了！”

就这样，罗通回了府了，按照程咬金出的主意，到府里之后洗把脸，往床上一躺，脸朝着里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庄氏夫人深感不解，她就问手下这些人：“你们少爷怎么了？”

“不知道啊！”

“你们少爷哪里不舒服？”

“不清楚，练武的时候还挺好呢，怎么这样啊？”

“我且问你们，你们是从小校场直接回来的吗？”

“啊！没错！”

“路上见着谁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谁也没见着，我们一直跟着少爷，从小校场就直接回来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手下人怎么这么说呀？罗通全交代好了。罗通告诉他们：“我娘如果问你们，就说直接回来的，跟谁都没见着。哪一个走漏了消息，我摘你们的牙！”

所以这些下人们，谁也不敢说实话。庄氏夫人信以为实啊，她疼爱这孩子，这是眼珠，赶紧来到罗通的房里头，一看孩子在这躺着，面朝着里，夫人就没脉了：“儿啊！通儿！你怎么了？”

罗通不说话。

“通儿！急死我了！你那里不舒服？”

罗通还不说话。庄氏夫人赶紧过来把手探出去，摸了摸他的头，看他发烧不发烧，是不是有病了。结果这么一划拉，满脸全是泪水：“哟！孩子，怎么哭了？哭成这样？”

夫人手忙脚乱，一把把罗通抱到怀里：“我的儿，娘的肉，你怎么了？你哭什么？你是受了什么委屈，快对娘说。到底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我不说！”

“你不说，把娘就急死了！到底为什么？你快说！冤家，难道你要我的命不成？”